



麋鹿行

我内心的热望与怨尤
从来无人过问，无人知晓

新武侠之巅
显现大师风范

麋鹿行

丁理
著

MILLING



看书扫这里

和阅读方式：

编辑短信 按图索行 发送至10658080
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

庶民行



丁理
MILUXING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麋鹿行 / 丁理著. -- 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143-5592-5

I. ①麋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03850号

麋鹿行

作 者 丁 理
责任编辑 赵海燕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e.com.cn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34.5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592-5
定 价 72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摩鹿行

司徒峙从未见过凌郁如此放纵地泄露内心感情，
这烈火般的告白与哀求直令人畏惧。
他眼中闪过一刹那的疼惜与犹豫，
但终于锁住了眉头：婚礼年后就会举行，此事已没有回旋的余地。



【目录】

决裂 | 265

佯欢 | 287

惑众 | 314

花殇 | 346

杀伐 | 370

怒放 | 388

对峙 | 408

操戈 | 433

寻仇 | 456

神怡 | 475

彼岸 | 495

五
磨



决 裂

徐晖的理想简单明了。他想做大事业，想受人景仰，由人传诵。他渴望荣耀，渴望被人铭记不忘。然而对于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来说，这就像一个难以企及的梦境那般虚幻。曾经他以为依傍司徒家族是条终南捷径，然而慢慢才看清楚，自己只是这棵大树上一片微不足道的叶子，被其他更繁茂的枝干所遮蔽掩映。倘若他足够努力，又有运气，二十多年后或许可以成为汤子仰那样的角色。但二十年如同一生那么漫长，他等不及，每天都梦想一夜成名。他的人仿佛陷进一片柔软的沼泽，愈挣扎，愈下沉，很快将被泥沙覆盖淹没，永无出头之日。

一夜成名，需要真本事，更需要可遇不可求的契机。徐晖做事兢兢业业，力争尽善尽美。司徒峙看在眼里，给了他更多机会，甚至晋升他的级位。然而这些长进只是按部就班，并不足以一鸣惊人。徐晖胸中怀着壮大的志

向而不得舒展，每日走在人流之中，一颗饱满充溢的心仿佛随时要被满腔热望压爆。

然而如今他毕竟是雷组组长，有了更多机会参与上层议事，学习统领手下士卒。渡江返回姑苏后，司徒峙已单独召见了其三回，每回只是喝茶闲叙，并无紧急任务部署。这是司徒家族武士少有的荣誉，每次迈进族主那间幽暗深静的书斋，徐晖心中既有受宠若惊的喜悦，也怀着拿捏不准的忐忑。茶汤蒸腾氤氲的热气后两道深邃的目光总在审视他，仿佛藏着无限深意。

不过最令徐晖感到难堪的还是他和凌郁的关系。人前凌郁是他的上级，无香斋议事时他要低头施礼，敬称少爷，听她发号施令。起初这种伪装多少填充着新鲜的刺激感，徐晖那一声“凌少爷”里，饱含着唯有凌郁听得懂的亲昵与戏谑，轻轻从舌尖送出来，留满口芬芳。然而日复一日，伪装似乎永无尽头，令人厌倦。凌郁白袍素裹，高坐上首，不置可否地点点头，仿若一块寒冰。徐晖仰头望去，有时候突然一个激灵，恍惚中疑心一切只存在于幻想，凌郁原本只是跟自己毫无瓜葛的冷峻少年。凌少爷淡漠疏远，海潮儿激烈深挚，她们竟仿若迥然不同的两个人哪。

而私下里，他们是倾心相爱的恋人。徐晖如此贪恋与凌郁独处的片刻光景。他每每长久地亲吻她，两情缱绻间，心中都隐隐疼痛，唯恐与她离散。她那般温柔热烈地回吻他，嘴唇芬芳柔软如花瓣，令他心神激荡，恨不能与她日夜厮守。避不开人处，他们便沿着河水并肩缓行，也不多言语，只是看天高云淡，流水潺潺，衣袖擦着衣袖，手指无意似地偶尔碰到一处，又缓缓挪开。

然而两个男子如此亲近，眼角眉梢挂着竭力掩饰也掩饰不尽的柔情，这情景落入旁人眼中，便容易生出许多暧昧的遐想。种种传言自他们从北方归来后不久便开始流传，人们望见他们一同走来就露出会心的笑容。那些闲话并没有立刻传到徐晖和凌郁的耳朵里去，大家毕竟有所忌惮，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当事人往往给蒙在鼓里最后一个得知。但人们眼中窥视和猎奇的目光，毕竟在徐晖心头笼上团团窘迫不安。

有时他们一道出门，迎面碰上四组的弟兄，当面垂首行礼毕恭毕敬，待他俩走过，身后便传来一阵窃窃私语。

“他们嘀咕什么？”凌郁奇怪地问道。

“别管他们。”徐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也有些莫名地不自在。

慕容旷和龙益山离去后，姑苏城陷入了最阴冷的一段光景。凄风苦雨，日夜不断，寒气顺着雨丝渗入骨骼，让人浑身不舒坦。五部开始张罗着置备年货，忙碌喧闹之中总算添了些许明亮的喜气。

可这喜气里也透着阴霾不安。某日徐晖被差到临郡办事，回来方知家中失窃，五部四组弟兄住处全部封住搜查赃物。

人心惶惶几日，才不了了之。雷组的兄弟又抱怨说，到了年根底下，大家都巴望着给家里捎些年货回去，土部却克扣了他们的月银。徐晖一向专注于建功立业，不很看重钱财得失。但为组里兄弟出面主持公道是他的分内职责，何况阿泰还煽风点火地撺掇说：“土部那帮人仗着汤爷，挤兑咱们雷组，这明摆着就是不把组长放在眼里哪！”

这话撩得徐晖心头有些火起，他径直去土部的议事厅找部主老秦，却被两个把门的汉子拦下，说什么厅里堆着刚采买回来的年货，外人一律不得入内。

徐晖强压住内心的不快说：“那就把你们部主请出来说话。”

左边的汉子拿眼角睨了徐晖一眼：“我们部主出门去哩。”

“那就请管账的支事出来。”

“嘿嘿，管账先生也不在。”

“当值的管事呢？”

“谁个都不在。”那人双手一摊，满脸看笑话的皮相。

徐晖不由拧紧眉头：“我是雷组组长徐晖，有要紧事办！”

那人懒洋洋地瞥一眼徐晖：“我晓得你是哪个。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整天介在园子里逛逛，就活得滋润哩！我们这厢管事的可都忙得紧咧！”

徐晖胸口噌地窜上一团火，唬起眼睛吼道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凶什么凶？是来跟我们土部干架的？”那人的嗓门也直挑上去，引得旁人纷纷探头张望。

徐晖不耐烦再与他纠缠，拂袖走了。却听身后那人还不依不饶地嚷着：“有啥了不起！不就是个芝麻粒大的小头头吗？”

旁边一人阴阳怪气地劝道：“人家可是攀着凌少爷这根高枝呀！咱们惹不起！”

“嘿嘿，他不就是凌少爷身边的一条哈巴狗嘛，整日价黏在凌少爷身边，摇尾巴卖力得很喏！”

“不光会摇尾巴，只要凌少爷勾勾手指头，他还会爬过去，乖乖舔他的脚指头，再舔他的下巴颏……”

他们底下的话模糊不可闻，只听得一片哄笑之声。

徐晖的脸因愤怒和羞辱涨红了。路上遇见几个相熟的弟兄，走过之后，徐晖不由又掉回头去，疑心他们也在背后指指戳戳，窃窃私语。霎时间他如梦初醒，他和凌郁这样终究是不行的。在司徒家族，他们的身份已被预先排好。凌郁是高高在上的凌少爷，司徒家族最有希望的继承人，而他徐晖是赤手空拳出来打天下的穷小子。她和他之间，超出了这种界限，便是荒唐可笑，便可以为人肆意践踏侮辱。

有个念头从徐晖脑子里冒出来，假如凌郁告诉司徒峙她的真实身份会如何？当她只是个女子，一如他只是个男子，或许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。他为这个想法而激动了，有何不可呢？当凌郁揭下凌少爷的面具，还原成为她自己，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呢？

徐晖试着把这个想法说给凌郁听：“你们相处了这么多年，你把事情从头至尾讲清楚，想来你义父他也会体谅。”

凌郁漆黑幽邃的眼睛望着徐晖，几乎被他的话打动了。但是一片阴云掠过，遮住了她的视线。她浑身猛一战栗：“若是他不体谅呢？”

“是男是女，对他又有何不同？你都仍是他的孩儿啊。”

凌郁心上却萦绕着一团模糊的恐惧。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义父必定对

她隐瞒了什么，一旦知悉她的真实身份，或许便是他与她恩情断绝之日。

见凌郁只是低头不语，徐晖的火气上来了：“那你便由着我们如此不明不白的么？现如今别人都在说，说我是你身边的一条哈巴狗！”

“谁说的？我杀了他！看谁还敢这么放肆！”凌郁一挑眉。

“大家都这么说，你杀得干净吗？就算他们当面不说，难道背后不说？就算嘴上不说，难道心里不说？”

“你又何必理会那些个闲言碎语？”

凌郁想拉徐晖的手，却被他甩开了。

“你自然不必理会！他们嘲笑的是我，又不是你！”徐晖暴躁地说：“你只要想要保住自己的少爷地位，你想过我么？”

凌郁心中一阵气苦：“我何尝稀罕当什么少爷！你竟这样不明白我，枉费了我们相识一场！”

“你当我不知道么，在你心里，宁肯舍了我，也绝不能失去他！”徐晖心上发寒，冷冷甩下这句，转身便走，丢下凌郁怔怔立在原地。

晚上徐晖到林红馆去。高天正给骆英帮手，见徐晖脸上乌云密布，忙招呼他坐下。骆英端来一壶善酿，徐晖推开说这酒没劲道，骆英瞥他一眼，不声响换上一小壶米烧酒。

“咱俩有日子没坐下来喝两盅了，今几个正好！”高天拍拍他肩膀。

徐晖自顾自地干了几盅酒，歪头问高天说：“阿天，咱俩是好兄弟不是？”

“这还用得着说？”

“那你老实告诉我，他们在背后说我什么？”

“你说谁？”高天一时有些茫然。

“他们！司徒家族那些人！他们在背后议论我，取笑我。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说的？”徐晖又灌了一盅。

“他们……咳，那都是他们闲得慌乱嚼舌根！你理会它做什么？来，喝酒！”高天忙着给徐晖斟酒。

“我便想听听他们嚼的什么舌根。”

“大丈夫行得正，做得端，何必在意旁人议论。”

徐晖指着高天大声说：“是兄弟就快说！别吞吞吐吐的！”

高天拧紧眉头，把心一横：“他们说，他们说你是凌少爷的……男宠。”

徐晖后背重重砸上椅背，一颗心沉入黑不见底的深渊。他闭上眼睛，轻声咀嚼这两个字：“男宠……男宠……嘿嘿，多好听的名头哇！”

高天忙道：“你别放在心上，那都是些个无聊不得志的小人！”

“他们怎么说的？说我是靠着陪凌少爷消遣在司徒家混饭吃的？说我这个组长是靠出卖色相得来的？”徐晖缓缓打开眼睑，嘴角虽冷笑着，眼中却溢满了泪光：“阿天，你也相信他们的话吗？”

“咱们这么多年兄弟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能不清楚吗？”高天低声道：“只是你跟凌少爷，的确也走得太近了些。他那么高傲冷僻的性子，偏只亲近你一个人，旁人看了难免说长道短。”

徐晖困难地咽下一口酒。烧酒清香浓烈，滑过他的嗓子却似刀割一般，火辣辣地疼。没饮多少他便醉了，头痛欲裂，天旋地转，眼前一切尽变得模糊，唯有高天的话在耳边盘桓不去。他不甘心，自己如此努力勤勉，得来的竟然是“男宠”这二字评语。他不甘心。

翌日徐晖在廊上远远瞥见凌郁身影，一低头，避了过去。凌郁也瞅见了徐晖，瞧他佯装不见径直走开，心中有气，咬了咬嘴唇也掉头走了。两人便似生分了般互不搭理，竟疏远了许多时日。

徐晖出身寒微，一心有所成就，最受不了旁人贬损他悉心维护的声名尊严。他避开凌郁，仍旧如芒在背，但觉无数双眼睛在身后点点戳戳，烤得他背脊上一片火烧火燎。他心中烦躁，终日躲开热闹的人群，尽往僻静之处去，一日不知不觉竟拐到恕园门前。

恕园粉墙黛瓦，修竹微黄，寂寥清凉一如往昔。徐晖在门口站定，烦闷焦躁之心不觉清爽了许多。他犹豫良久，终于轻轻叩响门环。此时此刻，徐晖最想见的人竟便是司徒清。她如一泓清泉，流在青山秀树间，每每想起都沁人心脾。

徐晖被让进中庭，远远地，就已望见司徒清坐在窗边读书的侧影，眉目低垂，端丽不似尘世中人。妙音进去通报，他凝视着司徒清合上书，缓缓起身向他走来。许久未见，徐晖心上不禁感到生疏和忐忑，还有些许不知所措。此刻看到司徒清脸上笼着淡淡的笑，笑容里都是温柔和善意，他悬着的心忽就放下了。

他们相互注视，既觉熟稔，亦感陌生，还有种岁月飞驰、恍若隔世的惘然。旁边的妙音自以为懂得了含情脉脉的意味，掩嘴笑道：“啊哟姑娘，你们这样光站着拿眼睛讲话，可要到几时？莫如请徐公子落座阿好？”

司徒清脸上一红，方才请徐晖进中厅坐下。徐晖缓了口气道：“小清，你一向可好？”

司徒清点点头：“都好。徐大哥可好？”

“我也都好。”

妙音奉上茶来，撇撇嘴说：“姑娘好，公子也好，妙音可弗好呢！”

徐晖听她说得有趣，笑问道：“妙音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上回公子说了，得空要来瞧姑娘。得了公子这话，妙音哪里也弗敢去了，生怕前晌一出门，公子碰巧就过来。妙音如何敢叫公子吃闭门羹？尽日里生生守在家里，做啥子事体也都弗安心，怕公子这厢便到了，还都弗有准备。妙音坐也弗是，站也弗是，这也弗是，那也弗是，有啥好喏？”

妙音一副伶牙俐齿，娇嗲嗲说着，明里说自己如何，实则是指司徒清日日翘首等候的苦心，暗里更是埋怨徐晖不守信约。这番话徐晖听得明白，不觉慢慢红了脸。

司徒清也羞赧了眉梢，轻轻推妙音一把：“徐大哥难得有空来，偏你就生出这许多闲话。去把百果糕饼给蒸上吧，也让我们耳根清净一会儿。”

妙音笑津津地退了出去。司徒清道：“妙音惯会说笑。徐大哥，你别放在心上。”

“是我的不是。说好了要常来看你，琐事缠身，就一日日地拖下来。”

“我知道你忙，哪里能够像我每日里闲着，也不过是读读书，写写字。只

是许久没你消息，不免让人挂念。”

徐晖心头一阵温暖：“前些日子我一直在北方，虽然凶险，倒也见识了不少高人趣事。”

“北方，北方什么样？”司徒清扬起脸：“我也想去瞧瞧。”

“北方的冬天可跟江南大不一样啊！”徐晖遂讲起北方的山川雄阔和千里飘雪。司徒清细细听着，双眸里光灿灿的，透出无比神往。满室茉莉小叶的清香，渐渐化开疏远的客套，引他们重回旧日时光。

望着司徒清净澈的眼睛，徐晖记起在山塘街望见她背影时下的决心。他想告诉她，他要做她永远的挚友，但不是恋人，不是恋人。话已到嘴边，他又不知该从何说起，这句话就翻来覆去在舌尖上掂量着，拿捏着，迟迟未能出口。

徐晖相信，只要再多给他片刻光阴，他便能够把这话讲出来。可是妙音不合时宜地闯了进来，甚至没顾上敲门。

“姑娘，姑娘，有……有客！”妙音气喘吁吁。

“瞧你慌的，”司徒清亲昵地一笑：“是郁哥来了吗？请他先在花厅稍等片刻吧。”

徐晖心一沉，却听妙音张口结舌道：“是……姑娘还是迎一下……”

徐晖背对门口，但见司徒清含笑的目光望向门外，霎时变得凝重，手扶着桌沿站起身来。徐晖顺着她的眼神望去，只见修竹之间的石径上缓步走来一人，身着大袖锦袍，外披绒织鹤氅。他周身的威严贵气充斥整座小小庭院，压得人几乎抬不起头来。

徐晖从未想到会在恕园遇到司徒峙，心头一惊，急忙拜倒行礼道：“主人万安！”

司徒峙目光扫过徐晖，落在司徒清身上。司徒清的肩膀微微一颤，却又挺直，似乎在同那目光的压迫力相抗衡。她双目低垂，盈盈拜倒：“女儿给爹爹请安。”

徐晖心上猛然一震，这才真切地明白，不论这个柔弱的少女愿不愿意，

她都是江南最富有、最显赫的司徒族主的女儿。她谦和地立在那儿，并不了解自己身份所具有的意义。然而徐晖了解，他窥见了她背后无法撼动和改变的身份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已无法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良朋挚友相待。

“你还记得爹爹呀？倘若我不来瞧你，你几时才记得回家看看？”司徒峙半作说笑，半是埋怨。

“到街上走走，听邻里闲聊，便知道爹爹你身体康泰，家里诸事平安，女儿也就放心了。”司徒清这话说得似是和婉恭顺，轻描淡写却堵住了司徒峙话头。

司徒峙脸上不动声色，无意似地拿眼角瞥了徐晖一眼。徐晖立时领悟，族主是不愿外人在旁听闻他的家事，于是迅即寻个借口躬身告辞。

司徒清抬头说：“那我送你出去。”

徐晖恐司徒峙不悦，忙道：“不必了，我自己出去就成。”

一旁妙音也陪笑着接话说：“姑娘，我送公子出去阿好？”

司徒清却蹙眉道：“客人要走，主人总是要送一送。”说罢向司徒峙轻施一礼，走到中厅门口。徐晖见她如此坚持，也不好再多言，一起走了出来。司徒家族的家丁正扛着一箱箱年货，穿过庭院，送去后面仓房。徐晖不禁暗暗叹息，小清啊小清，你再怎么想破茧而出，也始终是独一无二的司徒小姐。

走到前厅，徐晖向司徒清说：“快回去吧，别让你父亲久等。”

司徒清凝视徐晖良久方道：“徐大哥，请你仍把我当小清相待。”

徐晖微微一怔，迟疑地点了点头。

回去的路上，徐晖颇有些懊丧。凌郁曾经警告过他，族主不喜外人探望小清。这话里虽含着醋意，但想来亦非妄言。用罢晚餐，徐晖站在院子里看天，心里隐约知道，有什么事就要发生。所以当董伯前来传达主人召见的讯息，他并不感到如何惊诧。徐晖整整衣衫，穿过厅廊，做好了接受斥责的准备。

谁料司徒峙的书斋里却是一派闲和，老耿早已备好了清芬碧绿的上好龙井，摆上四色点心。

司徒峙放下茶碗，招呼徐晖落座：“年脚底下能喝到这样的龙井，真是福